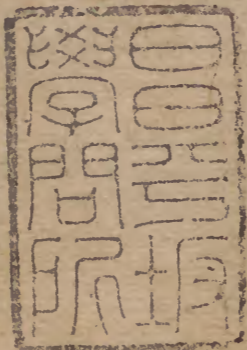


韓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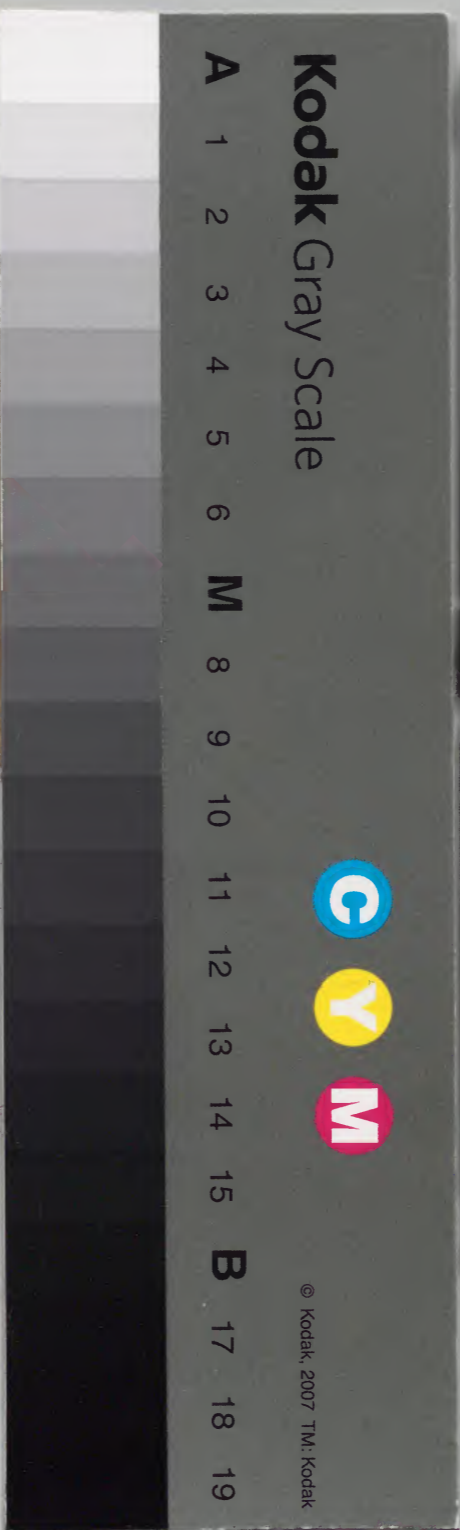
十一之三

五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5)
函號	300 38

共八
法家二考



淺草文庫

韓子卷之十一

外儲

凡節並連類此物
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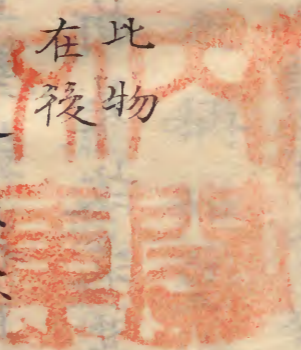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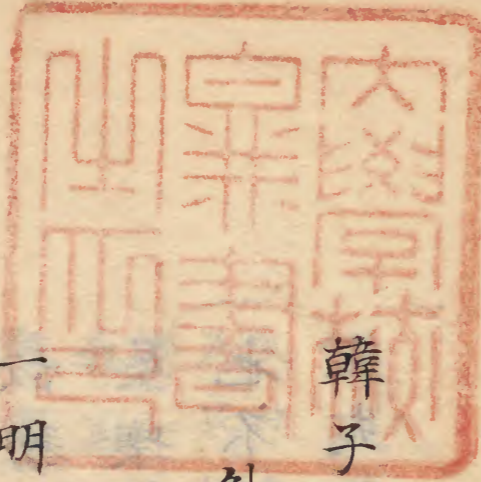
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

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

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矣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

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



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
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
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因大非用也故
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
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執也且虞慶謁匹也而
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也不可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

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文公

宋曰宋無道与勾踐之稱如皇也如皇臺名也

為民誅之故桓公藏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

我如皇疲民力為民伐之

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

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

力也築社之諺晉文自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

縣人得車軌也衛人佐戈也衛人有佐戈者鳥

射而不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

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
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
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
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
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
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禮叔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國之鍾此三士者

中章胥已叔向言襲法

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
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
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畊戰之功不禮則
周也曲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顛危則為厲公之
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
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

即舟桓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畊戰

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景舟

公睡臥魏昭夫拵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

孟君猶孟也民猶水也鄒君不知故先自戮鄒

好長孟方水方孟圓水圓鄒君明主之道如叔向賦

患之自斷其纒是自戮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

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楚厲

百姓有警即擊鼓王辭而擊之與李悝謾兩和

也

右經

傳一凡五事皆言學士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

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

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

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

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

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
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體行則
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
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
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
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
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
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
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嫁女鬻珠喻其美文而遺其質也

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
生之巧至能使木鸞飛墨子曰吾不知為車輓
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
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鸞三年成

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

為鳶喻巧而無用也

宋王与奔仇也蓋王築武宮所以備謳癸倡行

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

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

勸力之歌過者不顧築者知倦用力也王曰行者不止築者

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

癸四板射稽八板也功多擿其堅癸五寸射稽

二寸入堅也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能
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
功也

傳二凡十一事皆言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

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奔然後能觀之燕王因

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

日不燕之奔今知王不能久奔以觀無用之器

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

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不然之物謂無

益于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
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
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
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
飲酒食肉雨雪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
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
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
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

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多不能可知也王
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
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棘刺刻削喻學者
辨雖微妙無實用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奔稷下
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

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服奔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
白馬而過關則馬之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
難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能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

養也

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与爭年者其一人曰我与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与髡策

者同狀言不黑也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

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

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

物之狀備具周君大說此畫策之功非不微難

也然其用与素髹策同言終歸無用

客有為奔王畫者奔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

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

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

前故易之也

奔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

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

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

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

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

之國亦堅瓠之類也堅瓠喻務光卞隨鮑焦墨翟之類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

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

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
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
匠人訥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
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
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
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訥作之成
有間屋果壞

菹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絃一日犯機是節之

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
檠一日而蹈絃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
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及事之情人主
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之功而豔
手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
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
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
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

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
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
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
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
危

夫嬰兒相与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美以木為
箴然至日晚必歸饒者塵飯塗美可以戲而不
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
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疆者秦
也然而秦疆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傳三凡十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

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
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
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
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
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
疇疇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

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喻父子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相和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射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率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上三事皆借名興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起吮疽而母泣者以

本心少恩故也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与天神

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蓆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

社者擗楸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

鬪

衛人有佐戈者烏至因先以其褱麾之烏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待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尽之

一作飲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
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
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
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
受書而說也解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
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
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
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
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
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凡五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

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
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
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

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
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
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
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

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与車以
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
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
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
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
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食也
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
不亦可乎主父曰善率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凡八弁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弁王好紫衣弁人皆好也弁國五素不得一紫弁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

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汲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

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
遺。執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力遺道三日可
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

宋襄公与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
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
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
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

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
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
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生之自躬親而後民聽
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雁行也民乃
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

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与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夕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
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
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
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

凡八事皆論信

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夕大夫期

十日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
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

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
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
者信也

文公謂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
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
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
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
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与之食
魏文侯与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
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
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
及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
曰特与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与戲也嬰兒

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受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与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与左右戲過
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
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
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

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
李悝与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
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
是皆爭上其明年与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
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与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
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鬪市閔市阿難之
因事鬪市以金鬪市又舍之嗣公謂鬪市曰其
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鬪市大怒以嗣公

爲明察

韓子卷之十一終

韓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心明者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翟璜操右契而
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知功當故昭
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故東郭
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

韓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臯雖刑之有不怨之

心明者懷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乘軒

功當受寵故

襄王不知

不知功當

故昭

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

故東郭

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

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
得所利駁行不負白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
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

當即克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

亦失士也託言君所与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

非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堂莊

燕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

神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毀雖堯不治况非

堯夫為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

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王不聽譽者而明察照

群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孱不用玉

壁孱用玉以魏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

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猶盜嬰

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

兒之矜裘與跗危子采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

不恥其父跗以跗者衣采人子綽左右畫左畫

人所論媚為非猶是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

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右索官

至喻温言訓左右

喻詣

無以與之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故憂也驪也驪馬也竊芻豆但患馬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逼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

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之客變陽虎之

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

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遂虎言明已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

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

者反得其

利也

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

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

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

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

於父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

怨此下一本注云仲不報封人之思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

傳一凡五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
所踰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
門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
臯問踰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
之足是子報讎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
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
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

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
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
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
德公也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

田子方從奔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
輕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
也徒獨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
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
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卬西說而秦韓罷奔荆攻魏卯東

說而奔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以五乘使為

將軍賞之薄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

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

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与臣

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驕

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

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負屨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

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有蔽賢之一曰少罪也

室周為襄王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与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傳二

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

而試之遂於魯疑於奔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疆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傳三

凡七事雜記
人君外士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韞繫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与處上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与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

上君所与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与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与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曹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与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秦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

優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數而与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與謀也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与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蕪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蔬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秦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

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孺以

履之

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

夫美下而耗上

言席美則

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

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

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
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
下惠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
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
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
七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

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

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見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傳四

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

詎者舟之居士孱者魏之居

士舟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与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

之遂不受

不受豹所納之壘也

齊有狗盜之子与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

刑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

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

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蟻慕肉蠅逐臭喻人慕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与官

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

周市對曰使騶尽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為多与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

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

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

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懇

草伾邑

伾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

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
東郭牙請之以為諫臣治奔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

傳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

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
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不秣馬斑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
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
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
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
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
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
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
名獻伯之儉也可与言辭制當誅之又何賀

故可与也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

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北馬糲餅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

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讐不
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
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
十六人反武死各就實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人向武之武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
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而公家甚賴
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
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
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
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
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
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凡四章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

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
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
之曰夫必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賢明能聽
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
離於羣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
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者之暮而後門閉因踰
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坐

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
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
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
怨之

韓子卷之十二終

韓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
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
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
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
故与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

韓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
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
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
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
故与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

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
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与唐
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与宣王之太息
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与犀首甘茂之
道宄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
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

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与莊王
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媪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
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
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
痛者也

右經

傳一凡五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
加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
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
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
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
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
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
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有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

餘賊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
惠於民也已与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
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与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
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
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
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
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
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

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
羸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
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
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与歌之曰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歌舞民
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
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

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
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
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
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
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
捐六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
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
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

誅擅受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奔行以爭名
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
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
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
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
凡姦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
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
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

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
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粟作溝者
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
飯擊毀其噐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
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
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与天下共其行
有而同其利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行
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

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

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瞽萃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子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

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

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瞽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瞽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施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

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与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

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
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告駟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
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
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
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焉
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
畜臣亦然今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

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傳二

凡七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

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
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
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
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

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

廩危懼也
與慄同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
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
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
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
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
人主將何以不自為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

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
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
之以先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
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
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

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与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宄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

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与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宄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与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是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宄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

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
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
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与犀首言也
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
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
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

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
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
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及其術為
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
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
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
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
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
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

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王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
天下主
傳三事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
為酒甚美縣懺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
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
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
而往酤而狗逐而斲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
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斲之此人主之所以蔽
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
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
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
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
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
王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斲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斲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

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弛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為

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遠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

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及而擊其馬敗
其駕太子入為王注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
廷理曰非法也舉父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
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漢張什之
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
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
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
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

不寵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
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
也然已与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
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寵也論其親
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
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
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
之外与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

謂薄疑曰吾欲与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
歸与媪計之衛君自請薄媪薄媪曰疑君之臣
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許
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愛疑奚与媪
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与媪也曰
不如吾賢子也媪与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
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与疑決
計必与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

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
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
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
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
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
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与萬乘致功必先踐之
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也望索入矣其妻之弟又
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

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今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今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

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
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
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
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
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
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郚罷宋圍還与荆人戰
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

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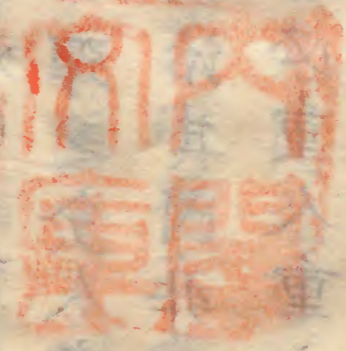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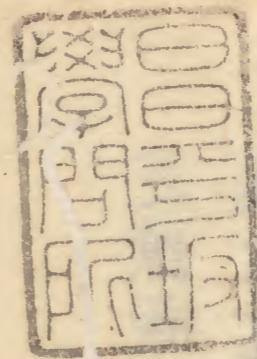
夫痠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
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
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
能聽聖知而誅乱臣乱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
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
是猶以解左解說右解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

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解也今說右
解曰必解左解去患右解必不聽

韓子卷之十三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bleed-through of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寬政庚申

